

书香 是人世间的一剂良药

□张广闻

“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！”这句网络流行语，道尽了对初心的坚守。世间从无容颜不老的奇迹，真正不老的，是那颗曾经年轻、如今依旧澄澈滚烫的心。回首过往，我无显赫成就可谈，唯有满书房的书籍，是我半生最值得称道的财富。每每凝望那些书，便如望见自己精心培育的孩子，怎么看都心生欢喜。那种欢喜，是一想起、一看见，便漫溢心底的暖意。纵使岁月催人老，书籍始终是我的一剂良药，化解苦痛、滋养身心，让我性情平和、灵魂安稳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年轻模样。

(一)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我出生于塞外木兰围场的一个小山村。往上数几代，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顺着垄沟找生活的农民，没几个识文断字的。父亲上过几年私塾，算是家里为数不多能认得几个字的人。有些热爱是与生俱来的，我虽非书香门第，无甚环境熏陶，却天生对书籍情有独钟，见到书便挪不动脚步、辗转难眠。

小时候家里没钱买书，我便四处借书阅读。上小学时，本家八爷爷家有藏书，我彻底迷上了那些书。从此，一放学我就往他家跑，找各种理由留下来看书。八爷爷视书如宝，只允许我在他家翻阅，绝不允许带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在他家看《闪闪的红星》，直到天黑仍未看完，软磨硬泡央求八爷爷借书给我，却始终没能如愿。第二天放学后，我直接去八爷爷家帮忙干活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他才心软松口。拿到书的我连蹦带跳地回家连夜读完，第二天一早就准时归还。后来，八爷爷家的每一本书，我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借来读完的，没多久，村里能借到的书，就被我读了个遍。

(二)

借不到书，我便萌生了买书的念头，可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买书。父亲见我痴迷读书，便给我出主意：“咱家后山有许多药材，你去挖了晒干，拿到公社供销社去卖，卖的钱就用来买书。”我喜出望外，每天放学后就上山挖药材，攒够几块钱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书店买书。一来二去，我攒的书竟装满了一个大木箱子。

公社的书店书籍有限，为了读到更多书，我时不时坐火车去离家百里外的围场县城书店买书。有一次，我坐火车去县城，邻座是位与父亲年纪相仿

的男人，他正捧着一本《红岩》细读。趁他起身打水，我赶紧拿起书翻看，他回来后见我看得入神，便笑着说“你喜欢，就继续看吧”。我如获至宝，旁若无人地读了起来，多亏他提醒，我才没坐过站。

书读得多了，积累的词汇也多了，我的作文比同龄人出色不少。中学时，我在克勒沟镇围场五中就学，镇政府的文化站成了我的常去之地。文化站站长霍宝华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在他的举荐下，我结识了县文化馆馆长孟阳。在他们的帮助引导下，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升，作文和翻译的文言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。语文老师董国明见我



有写作特长，鼓励我向报刊投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的第一篇文章《窗花》刊登在1985年第12期《作文》杂志上，这是我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在报刊发表文章，一时引起轰动。这份小小的收获，点燃了我写作的激情，更加刻苦读书、潜心写作。那时，朦胧诗风行全国，我买了许多诗歌书籍，也学着写起了朦胧诗。

后来，经孟阳老师引荐，我结识了本县的作家、诗人尹志杰、马长岭等人，还有幸参加了承德作家协会组织的“创作之家”笔会，结识了何理、郭秋良等享誉文坛的老师。视野开阔后，我的写作激情更加高昂，作品屡屡见诸报端，也获得了不少散文、诗歌奖项。遗憾的是，我严重偏科，理科成绩一塌糊涂。高考落榜后，我选择参军，奔赴山西榆次的武警部队。

(三)

进入军营，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。新兵训练紧张而艰苦，几天下来，我浑身酸痛，连穿脱棉袄都费劲，每天还要进行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、睡前读书读报、熄灯后紧急集合，疲惫到沾枕即睡。好在年轻，我很快适应了高强度的训练节奏。每当夜晚熄灯后，躺在大通铺上，思乡之情涌上心头，训练中的

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，我便借着手电筒的微光，在被窝里写日记、散文和诗歌，向《晋中报》投稿。

付出终有回报，三个月新兵训练期间，我在《晋中报》发表了《枪》《静夜思》等6首新诗，被战友戏称为“诗人”，还在新训期间给全体新兵讲了一堂写作课。新训结束分兵时，凭借写作特长，我这个农村兵被分到支队政治处，成为电影放映员和新闻报道员。支队机关有个阅览室，藏有大量军旅书籍、报纸和杂志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，每天沉浸在书海中。我还经常下到各县武警中队采访写稿。那一年，我在《人民武警报》发



表稿件13篇，其他报刊也发表数篇，助力支队新闻报道成绩从全省倒数跃升至第三名，受到总队政治部表彰，我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在机关工作的便利之处，便是双休日可以外出。每到周末，我就去本地新华书店、太原五一路新华书店看书、买书。在部队服役的13年里，我买了大量书籍，其中以军旅题材为主，如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、魏巍的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《东方》等，也有柯云路、海岩的作品和各类中外名著。

(四)

2000年，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工作环境变了，但买书、藏书的习惯从未改变。除了去书店，我还常去太原南宫旧书市场淘书，在孔夫子旧书网等平台寻觅好书。借助互联网，我终于淘到了小时候渴望却买不起的《山菊花》《苦菜花》《高玉宝》等书，还集齐了柏杨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《语文版资治通鉴》72本，弥补了多年的遗憾。最难忘的一次淘书经历，是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。我花了大半天时间，从堆积如山的旧书中淘到了杨沫《青春之歌》的第一版初印本，网上查询后发现，这本书市值已达上千元。

我深知世间好书浩如烟海，永远买不完，但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热情从未消减。这些年，我因租房、买房搬了无数次家，许多东西都被丢弃，唯有这些书，一本不落地带在身边。无论房子多小，都会给书籍安个“家”，书房放不下，就放进地下室，悉心照料。

半世书香，相伴半生。书籍是我的知音、挚友，在我迷茫时指点迷津，在我困顿时分忧解难，让我拨云见日、茅塞顿开。书香如人间良药，让我如痴如醉、身心愉悦，让我魂牵梦绕、不离不弃，也让我纵使出走半生，依旧心怀热爱，活成了最本真、最年轻的自己。

